

人在旅途

# 妙曼最是原生态

云南，彩云之南，一个令人产生无限遐想的名字。我曾经三赴云南的丽江，作寻梦之旅。今年十一月初，我又来到彩云之南的普洱，作“妙曼”之都的体验。

下了飞机，先换行装。北方已是黄叶飘零的初冬，普洱依然春意浓浓。翻看接待手册，普洱依然是12℃-26℃。

陪同我们的舒建新副市长，从北京来这里挂职，一个外地人，充满了对普洱的深情：“普洱是真正的春城，也是生态之乡。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，连绵起伏的茶山，负氧离子浓度高，每立方米米一万多个，你们来这里吸吸氧，洗洗肺吧。”

同行的同事已是四处普洱，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。他接上一句：“普洱是上帝留给自已养生的地方！”

普洱之行，一路山峦叠嶂，满眼绿色。棉絮般的白云，静静地挂在山顶。绿色的海洋里，遍地是鲜花。偶尔浮现一片云海，让人误识为静静的湖泊。野外的景色，引得我们不时停车观赏。

起伏的山峦间，一望无际的奇特植物引起我们一片惊叹：茎裸像芝麻，半米多高，和芝麻不同的是，叶子绿得流油，秆上长满了圆圆的珠子，红得像玛瑙。原来，这就是普洱一宝——咖啡。

普洱产咖啡？不大为外人所知。实际上，它的种植面积，占到云南，也占到全国的65%以上。说到它的品质，普洱人小事张扬，把它放到高级宾馆，不说名字，客人喝了都说好，问起来，再说产地。普洱咖啡的名气慢慢传扬出去，在世界性评比中的得分高出了哥伦比亚，星巴克、雀巢都来普洱采集原料。

随着主人的指点，眼前出现一片仙境般的地方：三面是群山，一水脚下流，茶树爬上半山腰，再向高处，是茂密的原始森林。这里正在筹划建设一座咖啡小镇，荟萃世界咖啡名品，弘扬咖啡文化，让世人前来体验咖啡的韵味。听着主人的介绍，甜甜的空气里，分明飘荡起咖啡香。这香气，把普洱的妙曼带到外面很远的地方。

咖啡小镇，也融铸了普洱人的超前理念：普洱要发展，更要保护生态。发展旅游业也要走高端，不能让喧闹和人潮冲击了它的纯净和静谧。

走西盟，赴澜沧，进入景迈山，又是一重天地。放眼望去，好大一片茶山！原生态人工驯化的古茶树，绵延两万多亩，

最古老的茶树已经生长了1800多年。景迈山古树茶的珍贵，在于形成了一种大自然良性循环的生态。各种乔木的落叶，成为茶树的养料，不用施一粒肥。生生相克，抑制了病虫害的生长，不必用一滴药。生态和绿色，21世纪人类的追求，在这里已是一种自然状态。

景迈山古茶的镇镇要数芒景村。村支书叫南康，布朗族土司的后代。在芭蕉树掩映的天井里，望着眼前云笼雾罩的群山，伴着淙淙的山泉流水，泡一壶茶，说茶、品茶，讲“淘茶”的故事，论普洱茶文化，数不尽的茶人茶事，道不尽的茶道风情，穿越林海的茶马古道，把思绪引向外面的大千世界。人仿佛进入一种禅境，凡胎肉身也立时仙风道骨！

景迈山茶树有许多奇特现象。茶树身上，生长一种像螃蟹脚 的寄生物，它具有茶叶的功能，有药效，还是茶的“味精”，冲泡普洱茶，放上几粒，顿添鲜美的味道。说来奇怪，在茶树林里钻来钻去，急于找到它，它却总不现身。站定在一棵老茶树下，怀着一份虔诚，静静地面对茶树，“螃蟹脚”竟神奇般地“生长”出来。更加奇特的是，景迈山茶入口，一股蜜香沁入心脾。问原因，南康领我们往深山去，来到一棵大榕树前。参天古树，树干的洞窟刻下树的年轮，树冠上密密麻麻挂满了蜂巢。树的不远处树了一块碑：“蜂王神”。南康说，每一年，数不清的蜜蜂都要来到这里，在树上筑巢、酿蜜，这是景迈山的神树，景迈山人每年都要郑重地对它朝拜。树上的蜜是没人采的，只有熊瞎子上树碰下来，才有人敢去品品它的滋味。

天地灵气化育了茶树。普洱温润、少风，品吮普洱茶这天地杰作，自然会改变人的性情。而蜂王神树和古茶的蜜香，难道也有一种神秘的联系？

茶乡行最有趣味的事情是“淘茶”。舒建新和南康讲了他们的得意之作。在南康串村，发现一批存茶，品相虽不佳，却带有几分沧桑。他以极便宜的价格收购过来，让舒建新品鉴，此茶入口不俗。又送给专家鉴定，断定茶的生产年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普洱越陈越香，此茶立即身价百倍。舒市长取茶一方，与我欣赏，茶封上郑重地写下“舒建新识”，仿佛一个鉴赏家对着自己发现的一件久被沉埋的文物

珍品。穿行于茶乡，这种发现，最让人惊喜。可惜时间短暂，我们无缘作这样的发现之旅。

普洱之行，最震撼人心的还是原生态的民族风情和淳朴的民风。生息在这里的彝、回、傣、佤、布朗、景颇、哈尼、拉祜等几十个民族，个个保留下来本民族的传统文化。在普洱接触到的本地领导，不管是书记还是市长，饭桌上、闲谈间，兴之所至，便放开歌喉，用歌声来表达思想和情感。路经西盟，一个民族聚居的地方。县城建筑是一色的佤寨风格。二三层的小楼，木质结构的外立面，斜坡式屋顶，铝制品做成的茅草覆盖，装饰图案是些牛头、木鼓、铁叉和极度夸张的舞者。在佤族的圣地龙摩湖敲响木鼓，大碗喝下佤族兄弟捧出的米酒，融入他们中间，尽情地舞蹈放歌，全身顿生一种豪迈之气，生命的活力也在迸发和升腾。

夜宿澜沧，县委书记讲述的感人故事，更令人难忘。

书记带领企业家考察团来到付腊温泉，两个四五岁的小女孩正在温泉水里煮鸡蛋。一位企业家说：“小姑娘，卖给我一个吧。”小女孩说：“不卖！”



傅绍万

约一刻钟后，小女孩又挽着裤腿追了过来，手里用塑料袋提了七个鸡蛋：“叔叔，鸡蛋熟了，给你。”企业家付钱，小女孩连连摆手：“不卖，不卖！不要钱！”县委工作人员掏空口袋，一共210元钱，硬是塞给了小女孩。企业家说：“给她二千块、两万块也不多。多少年来没有感动过了，今天，我真正被感动了！”

书记讲完故事，还有紧急公务，没法陪同我们。临别时说：“还是送支歌吧！”他亮开洪亮的嗓门，唱一首《实在舍不得》：

我会唱的调子，像山林一样多，就是没有离别的歌；我想说的话，像茶叶满山坡，就是不把离别说；最怕的就是要分开，要多难过有多难过，舍不得呀舍不得，我实在舍不得……

唱着唱着，他动了感情，流下泪水，每个人的眼睛也都湿润了。

歌声拨动了我的心弦，引发我无限的情思。普洱，一片神奇的土地。它让人养身、养心、又养神。普洱，一片美的田园。这里，自然之美，生态之美，文化之美，人情之美，都完好地保存下来，融合成一种大美的和谐。

纸上博客

# 诚恳的年纪

辛然

人在年轻时顾忌多，大约隐隐觉得要对自己的未来负责。“往上爬的时候要别人好些，因为你走下坡路时还会遇到他们”这类规劝成为警世恒言。可人一旦有了年纪，就像倒进锅的蔬菜被炒没了牲儿，刚开始的有棱有角变成软趴趴一团，才知道逃不出铲子跳不出锅，于是就没那么多想法了。这时候对生活的态度就诚恳得多，没有了那些修饰和羞涩，什么“人艰不拆”，简直见佛拆佛见鬼拆鬼。

跟老妈逛集市，偶尔会遇到很久不见的熟人。有时是老妈的同龄人，一脸惊喜地看着她，“哎哟”一声，跑过来问：你还好吧？！浑身打量完她再浑身打量我，问在干嘛工作、薪水如何、有没有结婚、对象是干什么的、哪里人……一番调查后满意离去。

老妈天性不喜四处联络，关于她的消息就比较“传奇”，所以她对这些问

候只能自嘲：什么表情嘛，见到我好像见到鬼。有时遇到的是被老妈叫“阿姨”的人，一上来就直截了当地问：你爸妈还好吧？！老妈勉强笑答：都好。对方就长舒一口气，一副“活着就好”的舒心表情。

据说，当我姥姥遇见同龄熟人，通常话题只有一个：谁还在谁谁不在世，在世的有什么病痛，不在世的是怎么走的。一番对话后负能量满满。听到这些事我就觉得，未到老老，谈人生什么的都是人生的伪饰，谈生死什么的都是生死的无知，真正接近了，才能纠正态度，真正诚恳起来。

年轻时心直口快是种性格，年老时就是一种特色。于我自己而言，经常得到阿姨们的直白指教，她们完全站在你的立场上帮你做统计分析，打破你的想法、嘲笑你的规划，甚至手把手告诉你，话应该怎样讲，口气应该怎么掌

握。无论如何，她们的诚恳令我感动。

有朋友说，她在小区经常遇见五十岁以上的老人，真的越老越直接，完全不认识却“好意思”问她两口子的工、收入、房贷、车型……那气场让你没办法不回答。若没发现你生活前景中有什么破绽，就点头而去；若发现了，比如“婆婆来看孩子”“老公长期出发”，就会给出严谨的人生分析和状况预料。

这算多管闲事吗？我在理发店遇到一个五十多岁的女顾客，她向理发师要电话号码时，要反反复复好几次才搞清楚人家的名字，还不停抱怨自己脑筋不好用了，糊涂了。然而，当她说起给这些年轻理发师做过的人生规划时，就条理清晰、口齿清楚：前几年就劝过阿强买房子别租房，当时房价是多少；前几年劝他第二次，当时房价又是多少；前几年劝了第三次，还列举了周围的幼儿园、小学等诸多好处；如今又劝阿峰

继续跟进房产，落脚济南，未来想回老家卖了房子还是赚……还有阿龙，要买房，把老婆孩子从老家接到自己身边，老婆可以去做什么工作……

这就是我们的“中国大妈”，人生经历丰富、理财观念长远。在“大妈”这个阶段她还愿意无偿为你提供咨询，熬到奶奶级别，是否愿意点拨你就要看心情了。所以，被这些人问起家庭情况，配合一下并非为了满足其好奇心——这个年纪，哪还有什么好奇心，只是把你当个样本，进行验证生活的科学研究——能当上她们的样本则是你的荣誉和幸运。

年轻时无论境遇如何，内心对生活总有种趾高气扬、不屑一顾：年老了就服帖老实、自顾有暇，成了样本之王，成了生活的“院士”。这时候你不赶紧凑上前自报家门、自揭短处，难道还避之不及吗？

强词有理

# 三季人与垃圾人

崔耕和

在海里徜徉，会碰上形形色色的人，碰上正常人尚可正常打交道，若碰到三季人和垃圾人，该如何是好？先说三季人。

话说孔子的学生子贡有一天早晨正打扫院子，远处走来一个身着绿衣的人。那人问子贡：“你是孔子的学生吗？”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那人继续问：“那你一定懂得很多东西，我请教你一个问题，你知道一年中有几个季节吗？”子贡笑着回答：“自然是四个季节。”绿衣人摇摇头：“不对，是三个季节。”于是两人争执不下，过了中午也没停止。

孔子闻声从门里出来，子贡便把与绿衣人的争执禀告了老师。孔子上下打量了一下绿衣人，对子贡说：“你错了，一年确实只有三个季节。”绿衣人高兴地离开了，心有不甘的子贡则是一脸困惑。孔子笑着说：“你没看到那人通身的绿衣吗？他分明是蚱蜢所变。蚱蜢春生秋死，一生只经三季，从没见过冬天。在他的知识系统里，一年就是三

季，你的道理怎么可能跟他说得通呢？你又何苦枉费口舌呢？”子贡闻听此言，恍然若悟。不必细说你也明白，绿衣人的别名就是三季人。

再说垃圾人。一则被网络疯传的与垃圾人打交道的故事是这样的：一位朋友在正确的车道上行驶，突然间一辆黑色轿车从停车位开出，正好挡在前面。朋友立即踩刹车，车子滑行了一小段路，刚好闪开来车，两车之间的距离只差几厘米！这辆车的司机凶狠地甩头，并且朝着朋友大喊大叫！面对无礼，朋友只是微笑，对那家伙挥挥手。同车的人问朋友：“你刚才为什么那么做？”那家伙差点毁了你的车，还可能伤害我们！”朋友解释说：“许多人就像垃圾人。他们到处跑来跑去，身上充满了负面的垃圾：沮丧、愤怒、嫉妒、仇恨、抱怨和失望。随着心中的垃圾堆积又堆积，他们终需找个地方倾泻；有时候，我们刚好碰上了，垃圾就往我们身上丢。所以，无须介意，只要微笑。挥挥

手，远离他们，然后继续走我们的路就行，千万别将他们的负面垃圾接收再扩散给我们的家人、朋友、同事或其他路人。”

不得不承认的，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以上故事中的场景。喋喋不休的争论之所以常常发生，正是因为现实中不乏三季人的存在，当然也不乏一时执着的子贡。被垃圾人撞个满怀的案例也是再熟悉不过，似乎每天都在身边上演。最让人痛心的莫过于那个排渠事件。两名驾车男子因不满一名推着婴儿车的女士挡道，双方发生争执。过程中一名男子将该女士打倒后，又将婴儿车内的两岁女童重重摔在地上，导致女童伤重不治。女童妈妈事后说了一句令人心碎又无奈的话：“如果我知道那两个是刚从监狱放出来的，我怎么也不会跟他们冲突。”可问题是，垃圾人并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。

事实上，从人群中不可能随意择出“三季人”或“垃圾人”，这样的标签贴得并不科学。可黑格尔说了，凡是存

在的都是合理的，既然是合理的，我们就应该正确的对待。那么怎样对待才是正确的呢？

台湾大学教授曾任强曾说：“以前我看到那些不讲理的人我会生气，现在不会了，我心里这样想，三季人，我就没事了。”

两千多年前的庄子也说得精妙：“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。”与朝生暮死的生物谈论月亮的圆缺是没有用的，与夏生秋死的蟋蟀争执季节轮回更是对牛弹琴。是啊，对牛弹琴可不是牛的错。

庄子还说：“夏虫不可以语冰。”跟夏天的虫讲冰，那蠢的一定是讲冰的人。至于碰上垃圾人，甚至可以连想也不用想，微微一笑，挥一挥手，变个道，让个位，轻轻回避，默默远离，这似乎并不是难事。

网络上有个句话把这个道理讲得更精准：“不要试图跟猪摔跤，这样你会弄得满身是泥，而它却享受在泥里打滚，乐此不疲。”嘿嘿，这比喻真的生动而实用。

坊间纪事

# 卖梦

一叶

想了解一个人的处境，在闲聊的时候，可以问问他最近做了什么梦，或者他历年以来总做什么样的梦。通过他的梦，你就能大致勾勒出他的生活状态。

正因为梦跟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有些人学会了拿梦说事儿，常常以梦遮掩。曹孟德怕人搞暗杀，声称自己“梦中好杀人”，提醒别人在自己睡觉时远离一点。美学家高尔泰记述，“文革”期间，同住“牛棚”的人故意在梦中高喊革命口号，第二天问别人是否听到自己的呼叫。抛开这些可悲因素，梦境的确是我们内心一块隐秘的伤，即人们常说的“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”。

我小的时候，老爹半夜喊无钱还账，被老妈叫醒，问他怎么回事。原来老爹在邻村聚赌，输了一袋面粉。我的女儿有一次被我责打，睡梦里还在哭哭啼啼。我在旁边听了，自责了很长时间。如果说黑夜是白天的延伸，那么梦就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，二者密不可分。

曾经，起点中文网搞了个“买梦”活动，每个人都可以到网站上讲述自己的梦境。一些人买，也参与了进来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，潘石屹梦见家里的亲人们给他娶了一个媳妇，

心灵小品

# 红帖与白帖

浅水

年纪越大，接获白帖越多。同事好友年事已高，健康状况每况愈下，生病，住院，走到人生终点站，到站下车，从此告别人间。

同事的儿女大都过了适婚年龄，大部分已完成婚嫁。侄儿侄女，外甥外甥女也都结婚，接到红帖的机率降低了。

我工作的学校，每半年举行一次退休会，找不同的餐厅聚餐。会长致词时，常提到某同事去世的消息，令人哀伤叹息。人走了，是否举行隆重的告别式，现在也多元化地呈现。

六年前参加一位企业家的告别式，打破传统，以音乐会形式进行。会场播放着死者生前活动的光盘，舞台上大提琴名家即席演奏。会场气氛哀凄，与会者手捧一朵鲜花祭拜。数百位宾客排队井然有序，完成祭奠仪式。

会后遭遣骂，雇用渔翁将

手机语文

# 会说话

于瑋荣

若按字面解析，除有听力障碍外，会说话是再寻常不过的事，而俗语俚语却将这简单的行为引申成一种合时宜、讨人喜的境界，就像一个词汇，可以作名词，也可以作形容词。

古时，有富人老来得子，甚是欢喜，于是大摆筵席。一人说：此子天庭饱满，必主富贵。主人悦。又一人说：小儿双耳垂厚，必仕途坦荡，位高权重。主人大悦。另一人说：此儿为肉身，百年消逝。主人顿时大怒，将其责逐。

在某位作家的新书研讨会上，主办方问一位资深学者的看法，学者连说“不谄，不谄，真是不错”。绝口不提一个好字。私下里，他说：“这本书只能算不谄，若说‘好’，就过誉了。”可见，汉语博大精深，就像钻石的切割面，虽表面意义相近，但不同的措辞，会折射出不同的含义。就像此“会说话”和彼“会说

一定要他回老家去生活。我想，这对一个身家过亿，美女香车如云的富翁来说，一定是个噩梦。他在小时候曾经无能为力深陷生活的泥沼，时时梦想着冲破穷困的处境。后来他终于成功了，但所谓的成功无法让他安逸，他还是被拉回到无助的当年。我身边不少朋友都梦到过忽然回到了考场上，要么丢了笔，要么忘了拿准考证，或者所有的数学题都不会做，这是一些被高考严重伤害过的人。多少年过去了，他们的伤口已经愈合，以为从此与高考无关，可到了“晚上”，伤口突然疼起来。像一道隐隐的伤疤，只要刻上去，一辈子都抹不平。

与“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”的功利比起来，“少有所伤，老有所梦”更能体现生活的多元与艰辛。这才是梦的真谛。我喜欢那些手舞足蹈描述梦境的人。他们回归到孩子的状态，他们的爱恨情仇，他们的阴暗、善良、无奈、轻狂、可爱、小心眼、大悲悯，都可以通过梦中的若干细节解析出来，那是他们筹备的人生。相比之下，一个梦都没做过的人则是可怜的，可悲的。

若有人买，我希望把我的梦卖掉，尤其是那些苦涩的梦。

骨灰送到海上举行海葬。老人家潇洒自在，走完人生93年的岁月。另类的告别式，令人印象深刻。

二弟告诉我：他的一位好友最近去世，病情严重时，没有惊动任何亲友。去世前，交代儿子在他去世后发一则短信：

各位叔叔伯伯，家父已经离世，行家仪式后火化，一切顺利。

先父生前承蒙各位叔叔伯伯照顾，感恩不尽。遵父嘱，不敢惊扰各位长辈，谨致歉意。敬祝阖家吉祥安康！

这种以短信方式通知好友，代替讣告，是最进步的模式。

繁文缛节，徒增忙碌现代人的负担。简化告别式，以隆重、哀伤、感性的气氛，举办一场追思纪念去世者的聚会，应该更具意义。

话”，一个是硬生生的铁块，一个是被冶炼成钢铸成绕指柔的利剑。

尤其在公开场合，需要发言表态时，能够游刃有余左右逢源，着实是智慧与心理的双重考验。话重了，得罪人；轻了，显得自己思维浅显，没有独立思考能力。若再遇到那人世的人有颗出世的心，说话不知轻重口无遮拦，搅了平和的局尚属次要，带动起一股犀利的风就难平息了。

当下流行一句话：会说话的人，可以少奋斗30年。虽有些夸大其词，但也有些道理，否则台湾作家刘墉也不会费心劳力地著书《说话的魅力》，细致地从接电话的第一声“喂”，谈到呼吸的调整，再从为什么“能在马背上得天下”，来阐述会说话的重要性。

会说话可以缓解气氛，融洽关系。而且，用无伤大雅的虚荣营造一团和气的局面也未尝不可，但丧失原则、违背事实的“会说话”，却等同于背负了撒谎这件破败褻褻的外衣。个体撒谎是道德问题；行业撒谎则是观念方向出现了偏差，思想和信仰出现了问题。托马斯·潘恩说：人如果已堕落到宣扬自己所不信奉的东西时，他已做好了干一切坏事的准备。想到此，身心不禁不寒而栗。